

南宋砧基籍研究 ——基于《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分析

陆 红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各种土地交易纠纷,出现基于砧基籍的判例和判决。砧基籍是田产底账,具备土地物权登记簿册的全部法律要素,是南宋土地交易的规范化表现。砧基籍实行以“宗地”加“人户”为单位的土地登记。砧基籍是南宋不动产所有权登记证书,具有对物权记载事项的绝对证明效力。不符合砧基籍范式、追毁文书公据、在虚假文书上批凿的纠纷,按照砧基籍管业判决。砧基籍在司法审判中起到证明田土产权、土地权利正确性等物权登记效力。

【关键词】南宋;砧基籍;物权登记;物权效力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6-0084-07

A Study on Zhenjiji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Enlightened Judgments by Famous Judges”

LU 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Enlightened Judgments by Famous Judges” relates different disputes of land transaction. It also records judicial precedent and judgments. “Zhenjiji” has been land account which has essential legal elements of land registration. It is the normative reflection of land transactions. Zhenjiji implemented a measure to plus “land” and “households” as the unit of land registration. It is the real estate ownership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with the absolute effectiveness. Not following format, destroying documents or proving a false document w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In the judicial trial Zhenjiji had real right effect on proving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other legitimate rights.

Key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enjiji; registr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effect of property rights

砧基籍出现于南宋推行经界法时代。南宋经界法规定,砧基籍由各户自造,图画田形地段,标明亩步四至、原系祖产抑或典卖,赴县印押讞,用为凭证,各县亦置砧基籍。砧基籍是田产底账,对土地登记采用打量画图的办法,登记土地四至在册。学者对砧基籍多有研究,尚平认为,砧基籍“改变了以往户籍在兼为地籍、税册记录产税时所采用的以土地从人户的登记模式,而转变为以户从地登记,并由此导致了地籍与户籍的分离。”^① 砧基籍制度是南宋土地交易登记的法律表现,体现南宋土地法律制度的新发展。《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各种土地交易纠纷,出现基于土地砧基籍的判决结果。砧基籍显示

[收稿日期] 2016-8-30

[作者简介] 陆红(1968—),女,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法。

① 尚平:《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南宋在解决土地交易纠纷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①。砧基籍法律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对田土交易的某种控制和干涉,土地所有者不能绝对自由地去处理土地,另一方面也体现宋代物权立法的完备和发达”^②。现代学者李龙浩认为土地登记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是物权公示及公信原则;土地登记产生国家管理作用的同时,也显示土地登记的权利公示作用^③。砧基籍制度是南宋土地管理的新举措,具有较高的历史学术价值和法学研究价值。

一、南宋砧基籍的产生及其法律性质

(一)砧基籍的产生程序

砧基籍的产生,有完整的程序要求和步骤,“绍兴中,李侍郎椿年行经界,有献其步田之法者,若五尺为步,六十步以为角,四角以为亩”。“役户只作草图草账,而官为置纸雇工以造正图正账”^④。砧基簿作为地籍凭证是完整的一份凭证,不能轻易假冒。砧基簿的合法产生,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结甲自陈”阶段,是清理核实产权的初步阶段。李椿年推行“结甲自陈”做法,通过以产带户,由农户自实陈报,经过逐级汇总,没有讼争就算告成。出现纠纷则由官府召集当事人勘丈核实。

二是打量画图制作砧基簿阶段。经州县审查核实没有纠纷的情况下,以都保甲为单位,由业主自画砧基簿草图,包括产业座落名称与业主、田形丘段和字号(即指出田产的几何形状)。据《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四《户婚门·争业上》“寺僧争田之妄”案例记载,淳祐年间江西一家寺院僧人持一册没有尾页的砧基簿与人争讼田产,官府认为“执出砧基,独无结尾一板,安知非经界以前之废文,去其年月,以罔官府之听乎!”^⑤由此可见民持砧基簿的封底签有文书颁发的时间;在都保甲具体执行阶段,县官负责监督,政府在这个阶段承担主导作用。

三是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阶段。“今欲乞令官民户各据画图了当,以本户诸分管田产数目,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丘段,声说亩步四至,元(原)典卖或系祖产、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⑥

(二)砧基簿的范式和内容

一般而言,当今土地物权的登记,土地以宗地为单位进行登记。例如一个人(包括自然人、法人等)独自使用一宗土地,设立一份土地使用权。南宋砧基籍的土地登记管理关注土地登记单位,实行以“宗地”加“人户”为登记单位的砧基籍土地登记,并且在法律判决方面进行合理处理。

(1)砧基籍的范式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的判决案例,对砧基籍的范式有所反映。

第一,砧基簿由多页构成。砧基籍可以多达十二页纸。《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妄赎同姓亡歿田业”案例:“据江文辉赍到绍兴二十三年本县印押江浩砧基簿一扇,计纸一十张。今点对见得所写典与江朝宗田段,乃在第十二张纸内。”^⑦

第二,砧基籍的土地登记单位实行“一户一册”制。栾成显指出,南宋砧基簿是以田系户的一种土

① 姚奕:《论宋代土地权利的法律调整及保护》,南昌大学,2010年,绪论。

② 郑定、柴荣:《两宋土地交易中的若干法律问题》,《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③ 李龙浩、张春雨:《物权公示及公信原则——土地登记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中国土地科学》1998年第2期。

④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中华书局,1996年排印本。

⑤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户婚门·争业上,寺僧争田之妄》,中华书局,2002年,第127页。

⑥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经界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⑦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户婚门·取赎,妄赎同姓亡歿田业》,中华书局,2002年。

地归户文书^①,认为:“严格说来,砧基簿以保或图为单位,按田土丘段顺序攒人户买卖田产,须各准备砧基籍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有契书而不上者无效。”

(2) 砧基籍的内容

砧基籍由“封面”、“内页”和“尾页”组成。封面标明总计产税之数;内页数量不少,应该详细标注田段绘图,其中每页附有该田块的四至,还应当附上产税说明文字;最后一页称为“尾页”,尾页应当注明砧基籍成立时间。1109年朱熹担任漳州知州期间,推行经界法,江浙地方砧基簿的内容亦有定数,“若使民户自以本户产钱均配其田,自为二簿,一输之官,一为户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画图而旁写四至配以产钱若干,其簿之首总计本户产钱以合官簿之数”^②。

(3) 不同宗地共用一本砧基籍的登记问题

若一户一个宗地,砧基籍登记分明,则自然清明无争。然而基于土地交易或承荫等情形,不动产登记证书的登记事项发生变动亦在所难免。对于不同宗地共用一本砧基籍的登记问题,南宋采取按照官品确定登记数量的规定,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不同宗地共用一本砧基籍的产生情形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承荫人许用产生。“品官限田,合照原立限田条格减半,与面差役,其死亡之后,承荫人许用生前曾任官品格与减半置田。”^③

二是子孙分析地产产生。“品官限田,合照原立限田条格减半,与面差役,其死亡之后,承荫人许用生前曾任官品格与减半置田。如子孙分析,不以户数多寡,通计不许过减半之数。谓如生前曾任一品官,许置田五十顷。死亡之后,子孙义居,合减半置田二十五顷。如子孙分析,不以户数多寡,通计不得过减半二十五之数,仍于分书并砧基簿内。……如遇差役,即责出照验免役,若分书并砧基簿内不曾开说,并不在免役之限。”^④ 子孙分析地产产生不同宗地共用一本砧基籍的情形,在“刘知府新妇李氏”告诉案,也反映了同样问题^⑤。

三是分书并砧基簿内不曾开说的情形。“子孙义居,合减半置田二十五顷。如子孙分析,不以户数多寡,通计不得过减半二十五之数,仍于分书并砧基簿内。……如遇差役,即责出照验免役,若分书并砧基簿内不曾开说,并不在免役之限。”^⑥

(三) 砧基籍的法律性质:土地物权登记簿

砧基籍是户籍凭证还是地籍凭证?吴松弟的研究成果提出:“五等丁产簿或人户产业簿最后出现的时间是绍兴十二年(1142)。其户口方面的内容,被保甲簿所取代,而资产方面的内容则为砧基簿及其后的物力簿所包罗,五等丁产簿的消失正是由于经界法推行时砧基簿的出现”^⑦。由此可见:第一,户籍和地籍分离。保甲簿是五等丁产簿及户籍编制的制度性改革,从史料分析,作为户籍登记证书,保甲簿取代原来的五等丁产簿和人户产业簿。第二,砧基籍是土地登记证书。砧基簿登记内容主要是资产明细,并且主要是田产明细,其主要办法是采用绘制每块土地丘段图形的方法,土地登记方式和内容实现法治化保障。第三,尽管户籍本和地籍本分开,但是作为地产登记本的砧基籍,其对土地的登记归于户名之下,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单行的专门性的地籍。但是基于南宋土地交易盛行,对地籍

① 栾成显:《万历九年清丈归户亲供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2期。

② 朱熹:《晦庵朱公文集》卷21《经界申诸司状》。

③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赋役门·限田,乞用限田免役》,中华书局,2002年,第83页。

④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赋役门·限田,乞用限田免役》,中华书局,2002年,第83页。

⑤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赋役门·限田,限田论官品》,中华书局,2002年,第88页。

⑥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赋役门·限田,乞用限田免役》,中华书局,2002年,第83页。

⑦ 尚平:《砧基籍与鱼鳞图册关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登记管理的迫切性增加,从法律性质来看,砧基籍是土地权利登记凭证是说得通的,因为一是作为户籍管理制度的保甲簿制度,和作为土地权利证书的砧基籍制度,分别单独存在,承担不同法律功能;二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土地物权登记是一种不动产物权(例如土地)的公示方式,是将土地物权的取得、丧失与变更记载于专门机关的簿册上,因而砧基籍符合土地物权登记簿册的全部法律要素。

二、作为地籍凭证的砧基籍的物权登记效力

砧基籍的物权登记效力,与南宋政府对治理土地交易的期望密切相关。南宋时,随着契税的加重,民间当事人为避税,私定土地买卖契约而不赴县登记的情况非常突出,影响政府契税收入,宋朝完善土地交易立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随之日益突出。

(一)砧基籍的物权登记效力

首先是物权公示效力。砧基籍是对当事人的土地权利状态的事实性记载。发挥向社会展示当事人的物权变动的公示作用,是砧基籍不动产登记的形式效力。《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胡楠周春互争黄义芳起立周通直田产”案,周通直、赵少传两户,官物连年不纳,无可追催。本县见就胡楠名下监纳官物,及将省簿(即黄义芳名下的砧基簿)点对,见得此田亦是黄义芳税田分明,合并与胡楠为业,提出“民间逃田何从明白?”^①

其次是土地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这种效力是指以砧基籍所记载的当事人的权利内容为正确的土地权利的效力。作为南宋不动产所有权证书的砧基籍,有固定的形制和内容。其登记单位为一户一册,其法律性质为不动产登记证书,对不动产记载事项(例如“土地四至”的记载)具有绝对物权的法律效力。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南宋黄清仲与陈家因田产归属纠纷案^②。起因是黄清仲的祖父黄文炳将田卖给陈经略家,并于陈家的砧基籍上载明黄文炳管沙坑田九亩三角,其字迹分明无涂改痕迹,可见此田确为陈家产业。数年后黄文炳之孙黄仲清知陈铁为陈经略家绝继子,未持有当年买田契书,砧基籍又由族长收藏,于是将砧基籍上原批字扯去,重贴旧纸,写“立契典与”四字,妄称此田原是典与陈家,意欲赎回。赵知县索契书对质,陈铁手无契书,又未从族长处讨得陈家砧基籍,于是赵知县仅凭黄仲清一面之词,将钱二十八贯作为田价付给陈家,将田判给黄家。后陈铁虽上诉于转运司因无证据而败诉,直到陈铁讨得陈家砧基籍,再向户部申诉,辨明真伪后才将田判归陈家。此案说明砧基籍作为产权登记证书,具有证明土地权利正确性的物权效力,是本案做出判决的依据。

再次是土地物权的变动效力。不动产物权依据法律行为取得、丧失及变更时,未经登记不产生效力,唯有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与政府机关的登记相结合,才能实际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绍兴经界法规定砧基籍是田产底账,是祖产还是典卖得来,应该赴县印押讫,作为登记凭证典卖田产,各户必须准备砧基籍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有契书而不批凿没有法律效力。反之,如果没有履行合法手续,“应典、卖田宅,若从初交易之时,不曾问邻书契,与限百日陈首,免罪,只收抽贯税钱”^③。如果能够如实说明并按法规交割田产,补交缴纳契税,就免去处罚,体现当时清理土地交易登记事项之重要性。

(二)土地物权变动的登记方法——批凿

相对土地物权的原始登记而言,还有土地物权变动登记。南宋“人户买卖田产,须各准备砧基籍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官方批凿乃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这种登记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一般的

①《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户婚门·争业上,胡楠周春互争黄义芳起立周通直田产》,中华书局,2002年,第113页。

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3《惩恶门·诬赖,以累经结断明白六事诬悞脱判昏赖田业》,中华书局,2002年,第509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58。

砧基籍为物权原始取得凭证,如果砧基籍记载的物权发生变动,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批凿”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对砧基籍记载并批凿的不动产事项,非经法律程序不可私自变动。

南宋法律规定,“若盗卖卑幼田产,则先合给还卑幼后,监盗卖人钱还钱主。”《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陈安节论陈安国倒卖田地事”一案。陈阿江有两子陈安国和陈安节。陈阿江与陈安节诉称陈安国私自典卖田业,初论曾金紫三户。本县得见所书陈安节名姓,皆是陈安国代书。曾金紫等三户典卖违法分明。……及再于陈安节名下索出砧基参对,则陈安国盗将田业典卖,砧基簿之上,但批凿曾金紫三户,而其余不曾批凿,比阿江之所以不及知,而未及陈论也。陈安节于阿江已死之后,经官论诉邹司户家,岂得以阿江无词,而以陈安节为妄诉乎?本案作出判决:本县据陈安节论兄陈安国盗将卑幼田产与邹司户交易,本县见得陈安国假作母亲及弟书名着押,违法将兄弟分田产与邹司户交易分明,遂将陈安国一分还邹司户管业,将陈安节一分还陈安节,却监陈安国备违法契面钱还邹司户。“叔伪立契盗卖族姪田业”一案判决:将黄俊德赍出契后批领,当厅毁抹附案,并将砧基簿批凿讫,还黄俊德管业^①。

批凿后产生物权变动登记法律效力,一是公信作用;二是公示作用,防止业主“一地二卖”,从而带来土地交易之安全。对于土地买受人来说,其土地所有权的获得,以官方批凿为标志。从今天来看,这种批凿登记手续翔实周全,值得肯定:(1)双方都拥有砧基籍,这是双方拥有财产的物权凭证。立约时,出典人或卖主须在砧基籍上记载更改物权关系的事项。(2)土地交易时文字契约是要式行为,立约后在砧基籍上记载更改物权关系的事项是要式行为,到官府交契税钱,地方官当面核验然后盖印“批凿”,“批凿”也是要式行为。最后的批凿相当于现代物权的变动登记^②。

综上所述,砧基籍是南宋不动产所有权证书,具有对物权记载事项的绝对证明效力。如果在土地交易当中不能提供有效的砧基簿并批凿,土地交易契约就不能生效。砧基籍发挥向社会展示当事人土地权利的物权登记作用,是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外在形式和实质内容表现。

三、基于砧基籍的土地物权纠纷的处理

在南宋,砧基籍在司法审判中起到证明田土产权的作用。土地交易纠纷中,砧基簿起到了证明土地权利正确性等物权登记效力。虽然有砧基籍的法律约束,在“人家未有无田而可以致富者也”理念支配下^③,拥有田产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则仕官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事”^④。南宋土地交易活跃,带来大量土地交易纠纷。《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点校本,2002年)以“砧基籍”或“砧基”字样出现的书判盖有19条之多。本文对该书涉及砧基籍的主要案例列表如下。

基于砧基籍判决之案例汇总

序号	篇名(基于砧基籍判决之案例)	分卷	门类
1	乞用限田免役	卷3	赋役门·限田
2	胡楠周春互争黄义芳起立周通直田产	卷4	户婚门·争业上
3	寺僧争田之妄	卷4	户婚门·争业上
4	田邻侵界	卷5	户婚门·争业下
5	王直之朱氏争地	卷6	户婚门·争田业
6	嫂讼其叔用意立继夺业	卷8	户婚门·立继类

①《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户婚门·违法交易,叔伪立契盗卖族姪田业》,中华书局,2002年,第307页。

②陆红、陈利根:《简析宋朝土地交易中的物权公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③袁采:《袁氏世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56页。

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晏元献节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续表:

序号	篇名(基于砧基籍判决之案例)	分 卷	门 类
7	叔伪立契盗卖族姪田业	卷 9	户婚门·违法交易
8	以累经结断明白六事诬恫脱判昏赖田业	卷 13	惩恶门·诬赖
9	陈安节论陈安国倒卖田地事	附录 2	黄文肃公文集

(一) 不符合砧基籍范式的纠纷及其处理

一是不符合砧基籍范式,则按照规定程式处理。如前所述,砧基籍由“封面”、“内页”和“尾页”组成。《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寺僧争田之妄”案,是一起不符合砧基籍“尾页”范式的案例。“妙缘院可谓无理而嚣讼者矣。执出砧基,独无结尾一板(版),安知非经界以前之废文,去其岁月,以恫官府之听乎?其妄一也。以此难之,则曰绍兴十九年,江西经界已成。此其年之砧基也。既无岁月,何凭为绍兴十九年之砧基乎?其妄二也。”^①此案说明“尾页”应当注明砧基籍成立时间,相当于现代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时间,起到证明土地产权开始生效的法律作用。

二是不符合砧基籍范式,则判决不得妄有争占。《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田邻侵界案”,是一起不符合砧基籍“内页”范式的案例。在这起聂忠敏和车言可争田案例中,“聂忠敏所供东西南北四至,与其祖来砧基簿具载四至,节节明白,并无舛舛;而车言可所供四至,与见争田段四至,只有一至相合,自余三至并不相照应。其不相照应,官司何以为凭?”^②因而判决双方当事人依照没有争议之前的疆界确定四至,划定经界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被他人侵占。

(二) 追毁文书公据的纠纷及其处理

追毁文书公据的纠纷,按照砧基籍管业判决。《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嫂讼其叔用意立继夺业”案例。范遇不孝于其父与母,不敬于其姊与兄,又不友其弟。乘其兄子敬之死,将嫂拖打……旋计会县吏,印押除附公据,又经丞厅改正户帐。此文约不正,何可照用。况其用意险恶,与厅官合用诛心之法,从而“扰乱一家,愈增仇怨,词诉纷然,何由了绝”。不若个照砧基支书管业,追毁文书公据(指范遇和厅官合伙立下的文据),庶几一家得以安迹。如必欲立继,则范遇设计吞并,其子文孙亦不当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南宋法律规定如下:“在法:若盗卖卑幼田产,则先合给还卑幼后,监盗卖人钱还钱主”,因此本案判决为“范遇既如此凶暴。用意吞谋,其子却不可立。”^③判决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认定范遇设计勾结官员恶意追毁文书、意欲吞并他人田产的事实,维护砧基籍的登记物权效力。

(三) 在虚假的文书上批凿的纠纷及处理

《名公书判清明集》相关判决强调不得在虚假的文书上批凿,以免造成既成事实并侵犯当事人土地物权。《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叔伪立契盗卖族侄田业”案。该案中“黄贡士所为,使人羞愧无地。黄贡士戴圆履方,学古问道,所以异于凡民者,以期仁义存焉耳。借出砧基,伪写田段,移换粘缀,欲人不可得而辩,不仁也。党与为谋,私立价贯,府宅交易,欲人不可夺而夺,不义也。判决是这样的:案将黄俊德赍出契后批领,当厅毁抹附案,并将砧基簿批凿讫,还黄俊德管业,余人放”^④。此案中砧基籍被借出“移换粘缀”,侵犯砧基籍记载物权权利的正确性,自然应予以改正。本案说明了砧基籍的法律效力:砧基籍可以背书,但是不能伪造;记载清晰的砧基籍具有最高证明力,是司法判决不可替代的证据来源。

①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4《户婚门·争业上,寺僧争田之妄》,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27 页。

②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5《户婚门·争业下,田邻侵界》,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55 页。

③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8《户婚门·立继类,嫂讼其叔用意立继夺业》,中华书局,2002 年,第 260 页。

④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9《户婚门·违法交易,叔伪立契盗卖族侄田业》,中华书局,2002 年,第 308 页。

四、结 语

(一)南宋砧基籍物权登记制度,是追求产权交易安全和土地交易秩序的法律应对。砧基籍制度是南宋土地不抑兼并的产物,南宋对土地管理更多基于地籍的权属管理,强调产权的初始登记和转移登记^①。砧基籍土地物权登记带有强制性,经登记的土地权利受法律保护,登记具有绝对公信力。虽然南宋砧基籍登记过程繁琐,但是土地经界经由砧基籍得以措置,土地交易法律秩序得以建立。

(二)砧基籍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局限性,由于当事人在土地登记中趋利避害,造成赋税征收成果在实践操作中层层递减;从《名公书判清明集》来看,砧基籍登记纠纷屡禁不止;砧基籍制度下无地农民再次获得土地(例如荒地的开垦和取得)的动力严重削弱,影响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

(三)南宋颁发的砧基籍证书合并带有赋税征收的鲜明特征,对遏制利益阶层逃避赋税起到重要作用,是平衡国家赋税收入的一种新举措,留下了类似“土地调控”的历史痕迹。由于不动产物权登记和赋税征收捆绑在一起,因此如何在物权登记和赋税征收中达到合理水平,是南宋政府遗留的历史问题。而如何实现赋税征收和土地管理的平衡,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 [1] 莫家齐.南宋土地交易法规述略:名公书判清明集研究之一[J].现代法学,1987,(4).
- [2] 刘云.砧基簿与南宋土地登记制度的建立[J].农业考古,2012,(6).
- [3] 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7,(3).
- [4] 黄权才.宋代文献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 [5] 陈振.宋代社会政治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书 讯 ※

《中国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研究》出版

解放军理工大学陶德臣教授的新著《中国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研究》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该书37.6万字,定价65元,市场无售,仅印300本。它以时间为顺序,以“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为主线,研究了西汉至解放前的相关历史。全书共分5章,各章分别是:南北朝前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的起源;唐五代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的发展;宋代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的严密;元明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的趋紧;清代民国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的嬗变。

有意购买者请联系: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后标营路100号戎泰山庄16幢1104室。邮编:210007,电话025-80823672;13951823895,邮箱:tdctea@sina.com

^① 张竟成:《宋代土地产权、交易与管理研究——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绪论。